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春秋

綱領

春秋最有不可曉處泳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麽事明年有甚麽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

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義剛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

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蘓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閎祖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襃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五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

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説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

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淳○義剛錄云某不敢似諸公道聖人是於一字半字上定去取聖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見當時治亂興衰見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無統屬及五伯出來如此扶持方有統屬恁地便見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後同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

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襃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人傑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

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榖樹汁出者魯桓之弒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人傑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謨

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曉閎祖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

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人傑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襄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定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

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竊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祖道○人傑録云蘊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畧處夫子亦但據史冊而寫出耳

或說沈卿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録是非使人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來賵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於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不得處公且道如暈帥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無駭魯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莊十一年書柔皆未命也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

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三傳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虚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横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

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賀孫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德明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

爲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爲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葢以啓季氏之事而書之乎莊祖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

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壯祖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强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時舉○以下看春秋法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

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書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時舉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道夫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

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

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胡亂相殺如鴈門斬首四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後來項羽也坑十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當時不知如何地對副許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義剛

春秋之書且据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

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襃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廣○以下論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

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元城說左氏不識大體只是時時見得小可底事便以為是義剛

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

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貶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謂看論孟未走得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

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盖民之秉彞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發出來處璘○可學録云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

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彛不可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藴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賀孫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

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端蒙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為符瑞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

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義剛○燾論國語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必大○以下三傳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李文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

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來淳○義剛録少異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

謬明德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時舉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

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

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温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

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尀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它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僩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

何鑿空撰得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必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事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

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説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文蔚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説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閒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僩○以下公穀

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

國宣公遜其弟處甚好何休注甚謬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
些鄙陋狹窄（僩）
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根）
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
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
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
秋亦好可學云文定解宋災故一段乃是原父說曰

林黄中春秋又怪異云隱公篡桓公可學云黄中說歸仲子之賵乃是周王以此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杜預告辭略經傳互異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可學○以下諸家解春秋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顔子為邦之語為顔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顔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

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浮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

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人傑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賀孫

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人因云伊川甚麽樣子

細尚如此難難揚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

惡其朝桓而幷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

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說滕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見此而為之說還是自見得此意賀孫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

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 僩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切但 友仁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如左氏尤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林黄中嘗疑之却見得是 時舉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閎祖

問胡春秋曰亦有過當處文蔚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淳録云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淳録云以貶之○別本云如此便為予如彼便為奪則恐聖人不解恁地以褒之

聖人當初只直冩那事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

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且如季子來歸諸公說得恁地好據某看來季友之罪與慶父也不爭多但是他歸來後會平了難魯人歸之故如此說况他世執魯之大權人自是怕他史官書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蓋以見他執權之漸耳義剛○淳録畧

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穏處

如叔孫婼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却將至自晉一項說又因穀梁公孫舍云云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人如何同去弒君也須誅討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難說若只消輕看過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說道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只將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晉之後不知是甚麽人看他說魏畢萬之後必大如說陳氏代齊之類皆是後來設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處只是如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這分明是與他賀孫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論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

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相命曰嘗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説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極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桓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

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于宜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池錄云春秋於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洽〇池錄少異）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

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近見一相知説傳守見某説云固是好但其中無一故事可用某作此書又豈欲多使事也問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説大意使後學知所指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為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説元字某不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易彖辭之所謂大

也今胡乃訓元爲仁訓仁爲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

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說春秋髙而不曉事情說元年不要年號且如

今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券能無欺奬

者乎淳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道夫

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録他語言義剛

薛常州觧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

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事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這箇罪首合是誰做賀孫

薛士龍曰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學蒙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

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人傑○楊錄少異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塚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

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　廣

經傳附

問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義剛録云這箇難稽考莫去理會這箇）某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攙閣了吾友讀書不多不見得此等處某讀書多後有時此字也不敢喚做此字如家語周公祝成王冠辭近爾民遠爾年嗇爾時惠爾財親賢任能近爾民言得民之親愛也遠爾年言壽也年與民叶音紉

能與財叶㽔來反與時叶音尼財音慈義剛錄云能若作十五灰韻則與才字叶與時字又不叶今字通得三音更不可理會據今叶時字則當作尼字讀○淳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這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閒

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
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
時又只是教他自從水裏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
橋子不似如今石橋浮橋恁地好義剛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
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
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

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閎祖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胡文定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或問金縢前輩謂非全書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丕子

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藝自能服事天賀孫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閎祖○孫明復云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

戎風之謚與此不稱夫人義同譏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貶也

義剛曰莊公見頴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却好開明義理之説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却教恁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畧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將幸耳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伯恭博

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義剛

陳仲蔚問東萊論頴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畧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様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義剛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廟人傑。二年

問石碏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将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碏老後柰兒子不可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喫飯樣不成説道喫不得後便不喫也只得喫義剛。二年

陳仲蔚説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

曰便是亂説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壓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説據他上文則無此意義剛。五年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

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銖。六年

因言勇而無剛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閎祖。九年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濶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豎說皆可論

難著便說不行必大○桓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廣○六年

問書蔡侯文定以爲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曰此只是文誤人傑○十七年

問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

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别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絶了文蔚〇僩録詳

見本朝六

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交於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賀孫○莊十年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

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人傑。閔元年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九法之書爾當時公

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

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

亦有放走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它自身上罪

大亦治慶父不得必大曰僩錄云春秋書季子來歸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

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論其已前罪過正淳曰說者謂是國人喜季子之來望其

討慶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書之及後來不能治慶父則季子之可貶者亦可見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

走了慶父先已自有罪過了

問季友之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友來歸

為聖人美之之辭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句亦有說話成風没巳㝠事他則甚據某看此等人皆魯國之賊耳又問子家子曰它却是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不過只欲勸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歸魯耳昭公所以不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后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魯之季氏鄭之伯有之徒國國皆然二百四十二年

真所謂五濁惡世不成世界孔子說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不知如何地做從何處做起某實曉不得或曰相魯可見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說五年七年可爲政於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說出來孟子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也　僩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

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問魯君弒而書薨如何曰如昔史書趙盾弒君齊史書崔杼弒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問諸侯書卒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問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

是别内外之辭曰固是且如今敵主死其國必來告
哀史官必書敵主之死若敵國宰相大臣彼亦不告
此亦必不書之也但書王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
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
據春秋例以為之說耳人傑
齊桓公較正當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
只是遣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左傳上全不曾載
許多事却載之於國語及出孟子呂文言左傳不欲

見桓公許多不美處要為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載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載曰左氏有許多意思時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載無便不載說得意思回互如此豈不教壞了人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

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令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揚。僖四年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溫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揚

昔嘗聞長上言齊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桓

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桓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爲然壯祖

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廣○五年

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

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寃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況後世乎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弑君踪跡㑹王世子却是桓公做得好賀孫○九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

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廣〇十年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叚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

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寛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管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文蔚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閎祖○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荅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恐亦非是（人傑○二十五年）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

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攷耳有言臧文仲知征之為害而去之遂并無以識察姦偽故先生云然。方子。文二年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為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紊矣人傑。四年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

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故孟子於此只云君子不謂性也其語便是無病又曰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已氏之說當○人傑錄云胡氏只貶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八年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

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閎祖○宣元年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羣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為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僩○三年

植因舉楚人卒偏之兩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廣有百七十五人二廣計三百五十楚分為左右廣前後更

番_{植○十二年}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此章先生親具草浦縣學謀簿○道夫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韓獻子將殺人

郤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狥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狥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専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名先縠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厥殺人事在郤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爲是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荀徇人情也人傑〇戊二年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曷常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為變所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降於地陽者氣也魂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降于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也因說鬼神者造化之迹且

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説鬼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明作○成十三年

胡解晉弑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為欒書出脫曾問胡伯逢伯逢曰厲公無道但當廢之閎祖○十八年

因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

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朔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洽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髙觀當初入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

才歸晉做得便别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擄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義剛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

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已復禮仁也克已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淳○九年

子上問鄭伯以女樂賂晉悼公如何有歌鐘二肆曰鄭衛之音與先王之樂其𦋺同止是其音異璘○十一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攛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

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艷更無事實盖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濶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畆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

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濶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别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人傑○十四年

季札辭國不為盡是揚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以下〉二十九年

或問子産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

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
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
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
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
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
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
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
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

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廣。昭六年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最費力去解之王肅只解作刑罰之刑甚易曉便是杜預不及他李閎

有兩處說皆作刑罰字說義剛。十二年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是蓋有字似者字

物字似忽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爾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據得好處僩

齊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時所謂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燾〇二十六年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人傑

或問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還只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傳說皆出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說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之類皆只是歌誦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說多難信如晉范宣子責姜戎不與會姜戎曰我諸戎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不與於會亦無憎焉賦青蠅而退既說言語不達又却會

恁地說又會誦詩似此不可曉胡泳○定四年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莱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捉他如何不動壽○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强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

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爲鄰鎮所欺乃方大悔揚○十二年

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淳

陳仲亨問晉三卿爲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没奈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

王尚畧畧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説著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柰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做得没柰何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復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没柰他何這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説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説得極分曉義剛

○附此

問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為左右相如何又王二伯事曰此春秋説所未詳如顧命説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所可見者其略如此公羊隱五年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節易其屋簷而已義剛

天子之廟復廟重檐檐音簷又曰毀廟之制改塗可也

易檐可也銖

問穀梁釋夫人孫于齊其文義如何曰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若于言天人皆以為然則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齊魯之儒多質實當時或傳誦師説見理不明故其言多不倫禮記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義者左也道也他不是不得人傑○穀梁莊元年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

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爲
之詳畧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
酙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
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
爲王道作邪爲伯者作邪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
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
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
近來止說得霸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

可不知寓〇論合經之弊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桓晉文優劣論淳

春秋之作不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歲言春秋者之通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霸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此亦先生親筆〇道夫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伯者事業纏在心胷則春秋
先儒謂尊王之書其然邪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
士弊如此免不得應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
道理是昜與春秋他經猶自可容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
不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
失其旨遠矣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
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今不可考其義難見諸家之

說所以紛紛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謨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麄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

最是春秋誅絶底事人却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

令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曰
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
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
部書如此感麟涕泣雨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
問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以此書爲僞某看來不
是董子書又言呂舍人春秋却好白直說去卷首與
末梢又好中間不似伯恭以爲此書只粧點爲說

道夫錄云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緊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畧兵機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春秋固是尊諸夏外夷狄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率天下諸侯而尊齊晉自秦檜和戎之後士人諱言内外而春秋大義晦矣淳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

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髙明看如何難
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
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
惟是孟子出來作鬧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便是
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歳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
此去天氣較煖便可涉過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

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劉云若看春秋要信傳不可曰如何見得曰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傳謂預凶事此非人情天王歸賵於魯正要得牢籠魯這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怒魯也曰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舉漢梁王事云云又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先生舉此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櫬入來哭豈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國以棺隨其後使人檯扛箇棺櫬

隨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諱此事砥○寓録畧○以下自言不解春秋

春秋某最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説底話否泳

問先生於二禮書春秋未有説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揣度　正横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説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間亦極

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趲幾道又問禮合

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為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剖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如鄭伯髡頑之事傳家甚異可學

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

禮一

論考禮綱領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大

禮學多不可考葢為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學禮者多迂闊一縁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在爾必大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

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吕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賔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

一番令人憇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倣古之大意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饑食而渴飲畧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

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麽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

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僩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至錄云文質之變相生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

子必須斬新別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

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

擔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必

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

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

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

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

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

情趣於簡便故也方子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别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

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本大原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

本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且如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問器遠昨日又得書說得大綱也是如此只是某看仙鄉為學一言以蔽之只是

說得都似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

是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會中的若

只要中帖只會中垛少間都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二

百步外若不會中的只是枉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

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稀

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

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

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

如此下梢成甚麽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顔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已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説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顔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

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説話都是本原又曰君舉所説某非謂其理會不是只不是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説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仔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説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麽物事又曰某嘗説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那裏只縁他打併得心下凈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

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麽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著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裏面討些光采更好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拈晝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説賞罰亦有説兵刑只是這箇不是本

領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漢儒注書於不通處即說道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賴將去若將這說來看二項却怕孟子說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畧也若夏商時諸處廣濶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呑并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滅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

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時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過其衝令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没

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

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譌謬不堪著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著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

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
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
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牴牾更没理會又
不如開寶禮僩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没理
會處必大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
得亦自好義剛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其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令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論後世禮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攺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 方子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嘗有 方子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

田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發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横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義剛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逺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

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説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温公所作主牌甚大濶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為是曰便是温公錯了他却本荀勗禮義剛

呂與叔集諸家之説補儀禮以儀禮為骨方子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昭信任文薦字希純某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優説得皆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人杜撰

胡說麻沙有王伯照文字三件合為一書廣

王侍郎普禮學律歷皆極精深葢其所著皆據本而言

非出私臆其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攷訂精確極

不易得林黃中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都是

杜撰或言福州黃繼道樞㝡祖舜與伯照齊名曰不同

黃只是讀書不曾理會這功夫是時福州以禮學齊

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其識任劉二公任

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劉說話極仔細有來

歷可聽某嘗問以易說其觧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能通其變為隨不卦皆坎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

僩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輙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

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柰何本不當如此姑狥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頼焉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稱

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

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賀孫

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弡中原父遂以為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弡伯遂以為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録辨之云弡非張乃某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　廣

論修禮書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

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着變夏商周之禮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禮文行賀孫○以下論修書大指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禮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纎悉畢備

其勢也行不得問温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麽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屨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閒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僩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為今日禮

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咤異賀孫問令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為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説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

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如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麄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上組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

一一自著考究教定　賀孫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為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摸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無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

得大綱 賀孫

問閒郡中近已開六經曰已開詩書易春秋惟二禮未暇及詩書序各置於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周禮自是一書惟禮記尚有說話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觧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

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皆凡下蓋禮記解行於世者如方馬之屬源流出於熙豐士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可學○以下修書綱目）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

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内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説禮物處如内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説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説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賀孫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析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木之

余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辭多理寡乃衰世之書支離蔓衍大不及左傳看此

時文章若此如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是誰做曰見說是左丘明做 賀孫

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傳文則詞語泛濫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泛濫成章 人傑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

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問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

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向徇俗之鄙陋又覺大不經於心極不安如何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事要整頓便著從頭整頓吉凶皆相稱今吉服既不如古獨於喪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禮也須一一考究著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損益之若今便要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看世間都得其宜方好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自

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様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没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為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庻人只用紗帛裹髻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權宜期喪當如何曰且依四脚帽子加

經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於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令硬帽幞頭皆是後來漸變重遲不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其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問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領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麄布加衰可乎曰深衣於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簡便之衣吉服依玄端

制郤於凶服亦倣為之則宜矣問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問國初衙前

役用鄉户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吏次一等戶便為公人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為吏人掌文書簡牘極下戶為胥徒是令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絳等要變不成王荆公做叅政一變變了賀孫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

胄子兩條丈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䕫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䕫典樂事因曰直而温寛而栗直與寛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温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盖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

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寛二句直寛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　文蔚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

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粮亦安得許多粮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子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來從學者則自賫粮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粮想亦取之列國之餽爾孔子居衛最久所以於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

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游說丐貸不可以為國孟子之時徒衆尤盛當時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時之比春秋時人淳朴甚有事故齊晉皆累世為霸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拾人才以為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而進於天子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員數亦有限不知

如何用得許多人令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無安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托於諸侯為寓公恐無此理蓋出後世儒者之傅會進士不當有甚大過而遂廢其君絶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為世臣盤據豈復容外人為之耶曰然兼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才用

必不會再貢之於天子天子亦自擁虛器無用他處
當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寬
故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仕於諸侯之國及公室又
弱而人才復多仕於列國之大夫當時為大夫之陪
臣者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復執大夫
之權所以說祿去公室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言
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子而
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為士三命為大夫天子

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様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為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為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蓋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内其輕在外故不同

也　僩

禮編纔到長沙即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且不為久留計遂止後至都下庶幾事體稍定做箇規模盡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　賀孫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若每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閒更一兩朋友相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

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去國矣僩

泳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以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泳曰考禮無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與叔言如嚼木札令以半日看義理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妨後蒙賜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

一門福州尚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庶幾詳審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此期耳福州謂黄直卿也庚申二月旣望先生有書與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黄直卿與長樂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為人事書尺妨廢不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留得伯量相與協力若渠今年不作書會則煩為道

意得其一來為數月留千萬幸也作書時去易簀只二十有二日故得書不及往後來黄直卿屬李敬子招往成禮編又以昏嫁不得行昨寓三山杨志仁反復所成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胡泳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